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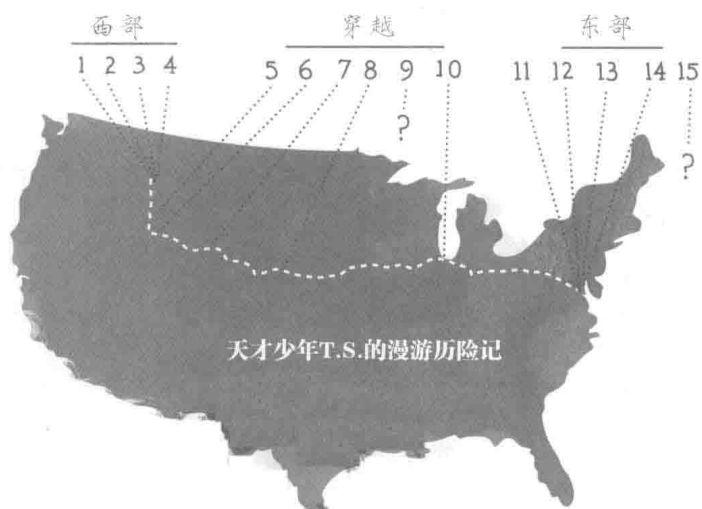
天才少年T.S.的漫游历险记

The Selected Works of T.S. Spivet

〔美〕雷夫·拉森 著 翁海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美】霍夫·拉森 著
翁海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5215

Reif Larsen

The Selected Works of T.S. Spivet

Copyright©2009 by Reif Larsen

This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eif Larsen

c/o Denise Shann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Ltd.,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才少年 T.S. 的漫游历险记 / (美) 雷夫·拉森著;
翁海贞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062-8

I. ①天… II. ①雷… ②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4897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装帧设计: 赵 瑾

封面插画: 赵 瑾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0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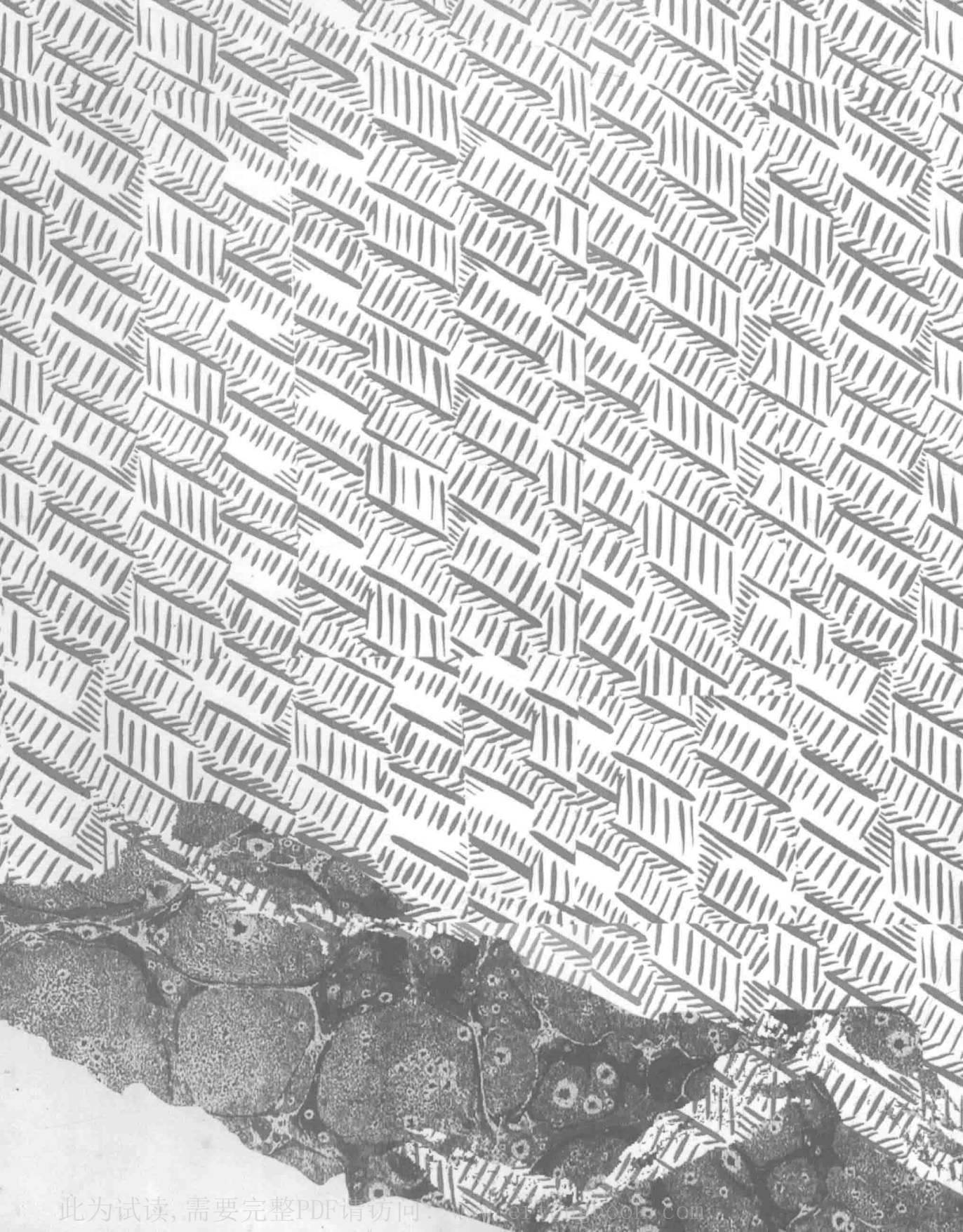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62-8

定 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天才少年T.S.的漫游历险记



Yorn
 Died
 Hullay, St. Luke's
 43-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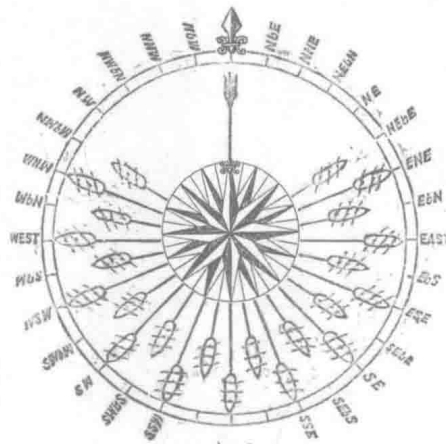
308.535.1598

171245
2406



献给凯蒂

北



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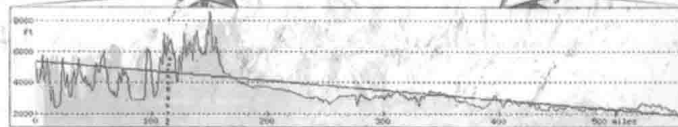
铜顶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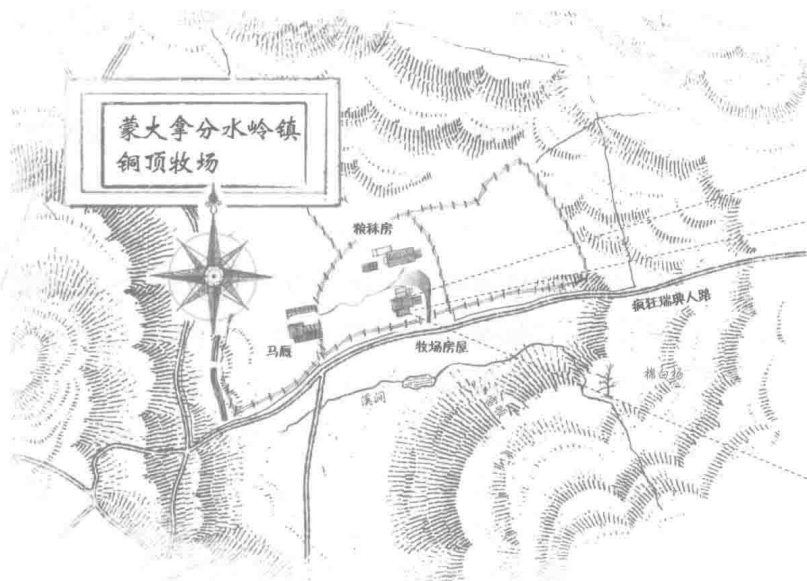
大陆分水岭

第一部 西部

T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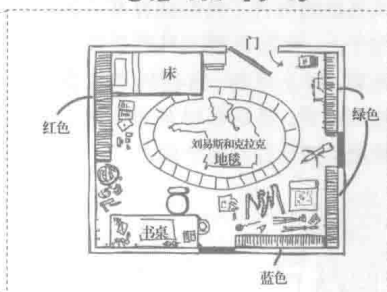
作为河流的蒙大拿





我的卧室：

北纬 $45^{\circ}49'27''$
西经 $112^{\circ}4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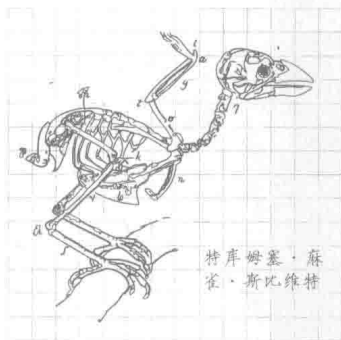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电话打来的时候，是八月一个午后，我和姐姐格蕾茜在后廊剥甜玉米。玉米壳扔在布满小牙印的铅桶里。春天里，我们的牧狗顶呱呱心头悲苦，啃金属来遣散苦痛。

也许我要说清楚些。我刚才说格蕾茜和我剥甜玉米，其实我是说格蕾茜在剥玉米，我在蓝色活页本上精确地用图解法画她如何剥玉米。

我的笔记本按颜色分类。我的卧室南墙上，整齐地摆着蓝色笔记本，专画“人们做事”；东墙上的绿色笔记本专画动物学、地质学和地形学的图；西墙上的红色笔记本是专画昆虫解剖图的，以备我母亲——克莱尔·林奈克·斯比维特博士——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我得时时跟卧室里熵的奇怪重量较劲。小卧室塞满绘图师生涯的沉淀：测量仪器、旧望远镜、六分仪、大团麻绳、数罐小兔牌蜡笔、指南针、瘪塌秽臭的气象气球，还有一副麻雀骨骼立在书桌上。（我出生的那一刻，这只麻雀撞死在我家厨房的窗上。比灵斯城一个腿脚不灵的鸟类专家将这副散架的麻雀骨骼拼装了送给我。我的中间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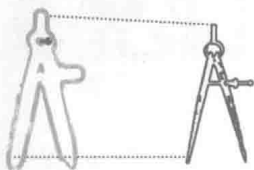


麻雀骨架

摘自绿色笔记本 214 号

我想她是对的。←

我房里的每件工具都挂在墙头的钩子上。我在每件工具后面描出轮廓，写上标签。这些轮廓像实物的回声，要是哪样东西掉落，我就知道该挂回哪个钩子。



a.

A.

然而，枉费这样一个系统，东西还是要掉落、摔破。我房里堆积着各式各样的物件，定位系统似乎总被扰乱。我还只有十二岁，纵是这样，我已看过一千个日出日

落的必然的、缓慢的轮回，

临摹又重摹过一千幅图，

我已懂得这样一句有用的格言：万物最终回归自身，要是

因此心怀怨尤，

就是枉然蹉跎时光。

我的卧室也不例外。夜半醒

来，发觉绘图工

具堆了我一身是

极平常的，黑夜

的精灵好像是要描

绘我的梦境。

有一回，我想用地图册装饰南墙。执行计划的时候，兴奋过头，一时忘了房门也在这里。克莱尔博士推门叫我吃晚饭，书架倒下来，打在我头上。

我跌坐在印着刘易斯和克拉克肖像的地毯上，身上堆满笔记本和书架。“我是不是死了？”我问，心里明白就算我真的死了，她也不会直接告诉我。

克莱尔博士从门缝探头说：“永远别让工作把你逼到角落。”

我家的牧场在蒙大拿州的分水岭镇，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要是你在不恰当的时候去调收音机，就会错过。分水岭镇坐落在平坦的山谷，拓荒山脉的怀抱。谷里长着丰茂的鼠尾草，四处散落着没有烧焦的小木块。从这些小木块，你可以推断人们什么时候在这里住过。铁道线从北边来，大智河从西边来，它俩都往南奔，去寻找更光明的草原。它们各以各的方式穿过这片土地，各自散发独特的旅行气味：铁道线笔直前伸，毫不搭理它划过的土地，铁轨混合着车轴润滑油味、木条板的腐臭味以及清漆的甘草味。大智河迤逦穿越山谷，跟大地说话，一路挈携溪涧，安详平和地走。大智河散发苍苔、泥土、鼠尾草的气息，偶尔还有越橘莓的味道——在适宜的时候。不过这许多年来，时候都不适宜。

如今，火车再也不在分水岭镇停靠。只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上午6：44、11：53、下午5：15轰隆轰隆驶过山谷，受天气影响会早几分钟或者晚几分钟。蒙大拿州

我的梦境图
摘自绿色笔记54号

采矿城镇的黄金时代已经消逝，火车再没有停靠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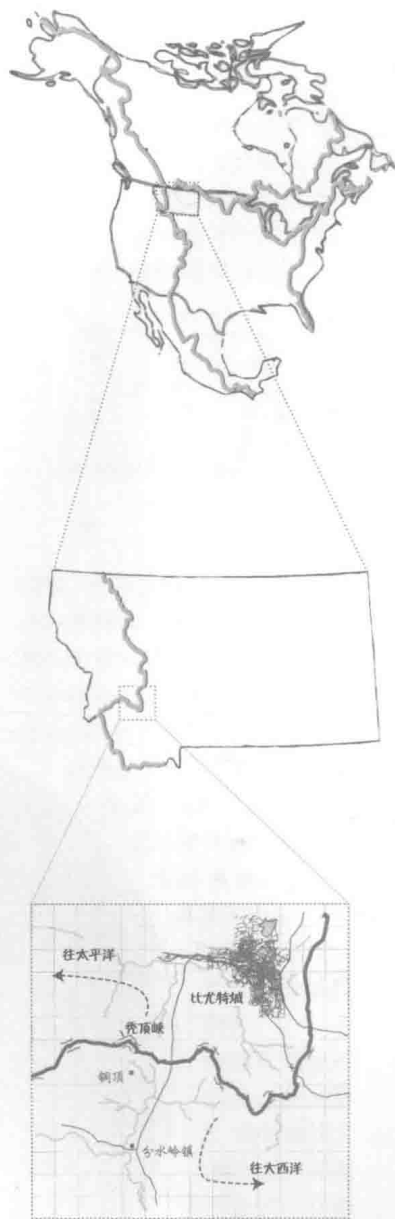
分水岭镇有过一个酒馆。

“蓝月亮酒馆！”我和弟弟雷顿仰面浮在小溪，常这么鼻孔朝天地夸耀，好像赐顾酒馆的都是些上流人物。回想起来，事实可能正好相反：那时住在分水岭镇的是顽固的牧场主、狂热的渔民、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而不是想要玩沙龙游戏的花俏公子哥。

我和雷顿从没去过蓝月亮。可是浮在小溪里的时候，我们满脑子幻想猜测蓝月亮里的人和事。不久，雷顿去世，蓝月亮被火烧毁。可是，在那个时候，即使在燄天炽地的火焰里，蓝月亮也不再是我想象的泡泡。它不过是山谷里又一座燃烧着、燃烧了的房子。

你要是站在曾是火车站台的位置，眯起眼睛仔细瞅，会看到生锈的白色站台符号旁仍写着分水岭镇——从这个位置出发，随着指南针、太阳、星星或直觉，往正北方向走上4.73英里，穿过长满矮灌木丛的河谷，爬上覆盖着花旗松的山坡，你就会一头撞上我家小牧场的大门——铜顶。我家的牧场坐落在海拔5343英尺的独峰高原，紧挨分水岭，小镇的名字就是从这里采撷的。

分水岭，哦，分水岭：我背靠这条伟大的分水岭长大，它安详精确的存在浸透我的身心。这条广袤绵延的边界不是由政治、宗教或战争划出，而是由构造地质学、花岗岩和地心引力划出。这条分水岭从没有被哪个总统签入法律，可它以百万种道不明的方式影响美国国防线的扩展和形成。多么不可思议。这条延宕的分水岭把这个国家的领土劈成东部和西部，大西洋和太平洋——在西部，水是金子。水流



不规则碎片形大陆分水岭
摘自蓝色笔记本 58 号

到哪里，人跟到哪里。风吹着我们牧场上空的雨点，往西飘荡二三英里，落在汇入哥伦比亚河最后注入太平洋的小溪；我们的小河流——费力河却有福南下多旅行一千英里，在穿越膏腴的三角洲涌入墨西哥湾之前，汇入路易斯安那的支流。

我和雷顿以前常爬秃顶峡，这是大陆分水岭的顶巅。我双手护着鞋盒做的简易照相机，他双手捧着玻璃杯，小心地不让水泼出。他把水倒在山峰两侧，往来奔跑，用他最地道的克里奥尔口音呼喊：“喂，波特兰”、“喂，新——奥——良”；我呢，给他拍照。尽管我很用心地校正鞋盒上的刻度盘，这些照片都没能真实记录下雷顿那个时刻的英雄气概。

有一次远征回来，雷顿在晚饭桌上说：“我们能从河流那里学很多东西，是不是，爸爸？”父亲那个时候没说什么。不过，从他吃土豆泥的方式，你可以看出他喜欢儿子有这样的想法。父亲爱雷顿，胜过爱他生命里的任何东西。

后廊上，格蕾茜剥玉米，我画图。知了在原野上单调地唱。八月团团将我们卷裹——蒸郁、厚重、昭著。夏日的蒙大拿熠熠流光。上礼拜，我目睹舒缓、安宁的天光洒落在覆盖着冷杉的柔和的拓荒山梁。我一夜没睡，在纳瓦霍人、肖松尼人和夏安人所理解的人体器官三联画上，套覆上中国清代人体图，画成手翻动画书。

拂晓，我光脚走到后廊上，心神恍惚。就算是这样彻夜未眠的昏倦，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时刻幽秘的魔力。我把双手背在身后，紧紧抓着小指，直到太阳终于灿烂地照耀拓荒

山，在我眼前呈着它那不可知的面孔。

我坐在门廊台阶上，有些恍惚。狡黠的木板趁机跟我搭讪：

小鬼，这会子就你跟我——咱一块儿唱支安静的歌吧。门廊说。

我要去干活。我说。

什么活？

不知道……牧场的活。

你不是牧场男孩。

我不是？

你不会吹牛仔调，不会往铁罐里唾口水。

我不太会唾口水。我说，我会画图。

图？门廊问，有什么好画的？往铁罐唾口水，走马高原，悠着点。

有很多东西可以画。我没空悠着点。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牧场男孩。你是傻瓜。

我不是傻瓜。我说。然后问，我是傻瓜？

你孤单。门廊说。

是吗？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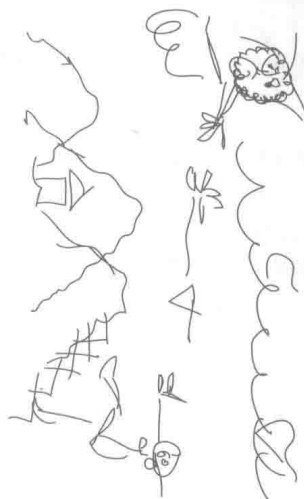
你知道。

是的。

那，坐下，吹个牛仔调。

我还没画完图呢。还有许多图要画。

我的第一幅图就是在后廊画的。



上帝，你好 T.S. 斯比维特作，6岁

那时候，我以为这幅地图很有用，能够指导我爬上崎岖的吹牛岭，进入天堂跟上帝握手。回想起来，这幅图画得真粗糙。不只是因为小孩的手不稳，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一个地方的地图，跟这个地方本身是不同的。六岁的男孩能够像进入真实世界那样轻易走进地图世界。